

高 阳 著

凤尾香罗



高陽
作品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高 阳 著

凤
尾
香
罗



高陽
作品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尾香罗/高阳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05. 4

ISBN 7-80148-759-1

I. 凤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5107 号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 刚

社址: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

邮政编码:100007

电话:010-84094409

传真:010-84094789

E-mail: newstar_publisher@163.com

印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10.625

版次: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4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·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(电话:0539-2925659)

目 录

心有灵犀一点通	1
欲书花片寄朝云	11
郎君官贵施行马	77
十年泉下无消息	123
楚天云雨尽堪疑	196
洛阳花雪梦随君	282

心有灵犀一点通

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！”大腹便便的李夫人，重复吟哦着这两句诗，终于领悟了，叹口气说，“原来五年前他们就有意思了。”

长寿寺的钟声，随着西风飘到枕边，她心中一动，下床掀开帷幕一角；窗纸上随即出现了微芒，堂后画楼中人，显然还未归寝。

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？她在心中自问；随即轻轻唤道：“阿青，阿青！”

在她床前打地铺的侍女阿青，从梦中惊醒，一仰身坐了起来，揉着眼问：“娘子叫我？”

“轻一点！你到对面去看一看；郎君是不是睡着了？”李夫人叮嘱，“你不要出声，只在外面细听，有没有打鼾的声音好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小青披衣起身，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；很快地转回来复命。

“屏门虚掩着；房门也是开的。”小青又说，“郎君今晚上服了药；必是药力发作，上东厕去了。”

“喔！”李夫人心里稍为宽松了些，“你去睡吧！”

小青一睡下来，便有轻微的鼾声；李夫人却了无睡意，不由得又捡起枕边的那张黯旧的诗笺，低声吟道：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；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。”

“五年了。”她又自语，“七年了。”



七年前——先帝文宗开成三年六月。她的身份改变了，由泾原节度使的第十四小娘子，成为前一年刚成进士的李商隐的续弦夫人。

这头亲事，是她的十姊夫，也是李商隐的同年韩瞻所促成的。本来前一年新进士发榜，举行“曲江宴”时，长安有及笄之女的贵盛之家，依照开元以来的习俗，都驱车城南，选新贵做女婿；韩瞻与李商隐都在被选中之列。但李商隐是再娶，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不愿爱女作填房，因而作罢；以后心意的改变，发端于韩瞻的力劝。

“李义山，”李商隐字义山，“是才子。”韩瞻这样向王茂元说，“他是彭阳公的得意门生。”“彭阳公”指令狐楚，由河东节度使拜相后，进封彭阳郡开国公；当李义山十七岁时，令狐楚正任天平军节度使，以偶然的机缘，激赏李义山的才气及好学。令狐楚工于章奏制勅，典丽堂皇，号称第一；李义山尽得其传，韩瞻认为他将来一定会以翰林学士“知制诰”，入阁拜相，迟早间事。

王茂元为他说动了，邀至泾原，请他代草章奏，果然不同凡响；于是不以爱女作填房为嫌，结为翁婿。

其时李义山尚无官职。原来唐朝的进士虽很名贵，只是取得任官的出身；入仕尚须经过另一次铨选，由吏部主持，通称为“释褐试”，由于人数众多，过程繁复，每年自十一月初一开始，至第二年三月底，历时五月，方始毕事。铨选的项目，共有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四事，“身、言”是看容貌、听语言；“书”是书法；“判”是判断是非，假设离奇古怪的情况，要应试者作判三条。

李义山所“判”的三题之一是：有一妇人之夫，为盗所杀；此妇求人杀盗报夫仇，而以身相许，作为报恩。有人责备她失节；此妇不服。试问如何判决？

他认为其夫为盗所杀，应该由官府缉盗，置之于法；做妻子的，并无采取此种手段的必要。引《诗经·柏舟》，谓妇人既嫁，“之死矢靡他”；又引《礼记·郊特牲》所言：“一与之齐，终生不改，故夫死不嫁。”



援笔判云：“夫仇不报，未足为非；妇道有亏，诚宜有耻。诗著‘靡他’之誓，百代可知；礼垂‘不嫁’之文，一言以蔽。”引诗礼之文，是倒装句法，结句更为有力，自然是选中了。

唐朝选官，定制“三注三唱”，选中以后，由吏部主办官员，拟定应授何职，通常都是从九品的县尉，这便是所谓“注”；注后唱名，不愿者可以申请改注；改注两次为限，总计即是“三注三唱”。

一改再改，李义山仍不满意；主管的吏部官员对他说：“以你的判来看，一定是个好地方官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尽你所长呢？”

“说实话，我不愿意当风尘俗吏；我自以为我应该在秘书省供职。”

进士“释褐”只能当九品官，外则县尉，内则秘书省校书郎，出身于清要之地，是第一等的资格，所以人人要争。但编制多寡，不成比例，开元以后，天下疆域分十五道，统辖郡府三百二十八，有县一千五百七十三，便有等数的县尉，而秘书省只得四个校书郎，简直争都无从争起了。

“足下如果不愿屈就，那就‘冬集’吧！”

意思是到下一个十一月初一，重新铨选。下一回虽是如愿以偿了，但不能久居其位；不过几个月的工夫，仍旧外调为弘农尉。

其时李义山家住洛阳——王茂元曾为韩瞻在长安起造新宅；及至李义山入选出仕后，以洛阳崇让坊的住宅相赠。李夫人记得，丈夫在接到外调的命令后，万分不愿，经她多方劝解，方决定在洛阳过了年，只身赴任；开成五年正月里，她的两个哥哥王十二、王十三，都来聚会，最小的同母妹妹十七姨原就一直跟着她住，连日家宴话别，热闹非凡，最后一天更是长夜之饮，到得五更时分，李义山就在筵前上马，迤迤西去，到函谷关的弘农县上任。

不久，他就寄来这一首七律；十七姨盛赞这首诗，说一望而知是在马上所作，清晨所见的星辰，所吹到的风，与昨夜无异，但酒暖灯红、藏钩射覆的欢娱境界，一变而为踽踽独行的凄凉，两相对照，其情之难堪可想，真所谓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，起句真是神来之笔。



然而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是何所指呢？当时心里怀疑，却不便问十七姨；后来跟丈夫提起，他说得好：“我在路上，恨不得插翅飞回你身边，这虽是妄想，不过可以断定的是，我之想你，犹如你之想我，这就是‘心有灵犀一点通’。”当时对他的解释非常满意；现在才知道，他如果身有双翼，是飞向画楼。

至于画楼芳心，是不是也有一点灵犀呢？她希望根本没有。但看样子是要失望的，“姊夫真是才子！”她一想到十七姨常常当着李义山说这句话时，水汪汪的双眼中所流露出来的仰慕的情意；尤其是最近，已不能用“爱才”二字来形容了。

如果真有这一点灵犀，无论如何要塞住它！这是不容易的事；最要紧的是不能操之过急。

突然，她听得帷幕外面有轻微的响动；似乎是关屏门的声音。他回来了，如厕要这么久吗？

她抚着自己膨肿的腹部，滚下两滴热泪；不知道是恨丈夫无情，胞妹无知，还是她自己无能？

“昨天厕上得句，枕上做了半首；今天把它足成了。你看！”

“喔！”十七姨剔亮了灯，拿起诗笺看了一下！随口便问：“什么叫‘药转’？”

“你先看了诗再说。”

十七姨点点头念：“郁金堂北画楼东，换骨神方上药通，雾气暗连青桂苑，风声偏猎紫兰丛；长筹未必输孙皓，香枣何劳问石崇？忆事怀人兼得句，翠衾归卧绣帘中。”念完，她抬起头来笑了，丰腴白皙的圆脸上，露出两个深深的酒涡。

“无聊吧？”

“真难为你！第一联写如厕写得如此蕴藉。‘换骨’形容得真深刻；如今很轻快了吧？”

“自然，数天秘结，一旦得解，真如羽化登仙。不值钱的偏方，居



然灵得很。”

“药不论贵贱，管用就是神方上药。”十七姨指着诗句问，“第二联的‘长筹’自然是厕筹，我在《法苑珠林》上读过这个故事；‘香枣’，我记得《世说新语》上，不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李义山答说，“《世说新语》上记王敦如厕的笑话有两个，一个说金谷园石崇家，厕所都有丽服藻饰的婢女伺候，平常客人往往发窘，不能如厕，只有王敦傲然自若。另一个说：王敦尚舞阳公主，在厕所中将塞鼻子的香枣，吃得干干净净。到了白老著《白帖》，将两个笑话合而为一，就变成王敦在石崇家如厕吃香枣了。”

“姊夫，你把《白帖》借给我看看。”十七姨突然又说，“喔，姊夫，我倒问你一件事，听说白老很喜欢你的诗，曾经说过，他死了能投胎作你的儿子，于愿已足。有这话没有？”

“荒唐！”李义山笑道，“哪有这话？”

“那么，他到底喜欢不喜欢你的诗？”十七姨说，“我看你们的诗路不同。”

“白老”便是白居易，他的诗老妪都解，与李义山的精密华丽，确是两路。不过李义山亦很推崇白居易。

“白老亦自有其不凡之处，他的《秦中吟》、《新乐府》，足可与老杜的诗史媲美。”李义山拿起诗笺说，“像我的这种诗，真是太无聊了。”说着，便要撕掉。

“慢点！”十七姨急忙捏住他的手阻止，“这个题目的出典，你还没有告诉我呢！”

“这个典故出在《嵇康与山涛绝交书》上面。”李义山说道，“我不知道你们女人怎么样；在我们男人，半夜醒过来尿如果急了，拨一拨肾囊，可得片刻轻松，名为‘转胞’。我服药使便秘得解，借用这个转字，便是‘药转’。”

“有这么多讲究！”十七姨笑道，“我看你是跟自己过不去；也是跟后来作诗话的人过不去。”

“后人我不知道；跟我自己过不去，也许是实话。”李义山叹口气说，“年逾而立，一事无成，做这种无聊的诗，打发日子。”

十七姨知道他的抑郁不得志，但也是运会使然——五年前他一到弘农尉任上，便因为审理一桩盗案，宁愿失出、不愿失入，而大忤上官之意；李义山本不愿当此常受肮脏气的小吏，因而辞官，请求“从调”；便是牺牲过去的年资，重新请求铨选。

其时朝局大变，新君登基，改元会昌；他在会昌二年赴选，三年春天选为秘书省正字，得遂所愿，不道这年夏天，王茂元卒于军中；接着老母下世，丁忧解职，葬亲于郑州祖茔以后，只身寄居河东蒲州永乐县；境况极其艰苦，只靠卖文为活。直到这年——会昌五年初春，方回洛阳。

父母之丧，名为三年，定例二十七个月便算服阕，由会昌三年七月算起，到本年十月，便可除服，官复原职；十七姨只好拿这一点来安慰勉励他了。

“姊夫，否极泰来；一进京就好了。”十七姨又问，“进京打算住在哪里？”

“晋昌坊。”

“对了，晋昌坊！”

这是指令狐楚的次子令狐绹家。他们是师兄弟，交情一向很厚；李义山之成进士，即得力于令狐绹向当年的主司高锴的推荐。令狐绹虽非进士出身，但以父荫得官，由“拾遗”、“补阙”的谏官，转为户部员外郎，升任尚书省管理兵、刑、工三部总务的右司郎中，就在不久以前，外放为湖州刺史。李义山“药转”诗中，“忆事怀人兼得句”，所怀的正是令狐绹。

“他跟我有点误会；惟其有误会，所以我要住在他家，以见交谊的亲厚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十七姨关心地问，“是什么误会？”

“还不是小人挑拨。”



“挑拨什么？”

李义山不愿多谈，因为牵涉到王家；王茂元与令狐楚党派不同，当开成二年，李义山得令狐绹之力中进士后不久，令狐楚歿于任上，令狐绹居家守制，正需要有人襄助时，李义山却西入泾原，成了王茂元的东床快婿。于是令狐楚门下有妒嫉李义山的人，在令狐绹面前进谗，说他“背恩”；又说他势利，婿于王氏，是贪图王茂元的家业丰厚。这是件使他很痛心的事，自然不愿触及创伤。

无奈十七姨软语央求，追问不休；李义山想了一下，只好这样答说：“我念一首诗给你听，你就可以约略想见了。”

“慢慢！”十七姨摇一摇手，轻声喊道：“紫云！拿笔砚来。”

等她的心腹侍女紫云取来笔砚，磨好了墨；十七姨搦笔在手，看着李义山，示意他念诗。

“诗题叫‘安定城楼’。”

“是在爹爹泾原任上做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李义山念道，“迢递高城百尺楼，绿杨枝外尽汀州。”

“倒像江南的风景。”

“你只听‘青溪岭’、‘三香水’这些地名就知道了。”李义山又念：“贾生年少虚垂涕，王粲春来更远游。”

“贾谊上书，王粲登楼。”十七姨抬眼说道：“姊夫，原来你的襟怀如此！”

“你要问我的襟怀？我告诉你：‘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。’”

“好！这一联摆在老杜的集子里，又有什么两样？”十七姨写好重吟，复又问道：“你是说，虽有江湖之志，但必得回旋天地，白发功成，方始纵扁舟于五湖？”

“解得好！”李义山握着她温暖的手，好久才说：“你的两个姊姊都不及你。”

“你是说我的手？”



“不是。说你肚子里的墨水。”

“怪道!”十七姨脸上,忽然泛起一阵红晕,“十四姊的手是你捏惯了的;你又怎么知道十姊的手不如我?莫非你也偷偷捏过?”

李义山笑一笑不答;然后正一正脸色说:“你写结句:‘不知腐鼠成滋味,猜意鸱雏竟未休。’”

这两句诗的典故,出于《庄子》的一则寓言,当惠施为梁国宰相时,庄子游梁,有人跟惠施说:庄子此来,将取代你的相位。惠施大恐,搜索庄子的踪迹;庄子便去见他,说:“南方有鸟,名为鸱雏,自南海飞往北海,途中非梧桐不栖息;非结于竹子上的练实不食;非醴泉不饮。其时有一头鸱,获得一只腐鼠,恰好鸱雏飞过,鸱以为要夺它的腐鼠;仰而相视,大喝一声:‘吓!’你现在要拿梁国吓我吗?”

寓言的本身,很容易明白,但李义山寓意,却很晦涩;腐鼠何所指呢?

“我讲晋昌坊的牡丹给你听。”他唯恐她究根问底,所以顾而言他。

这一谈,不觉又到三更;李义山连宵“翠衾归卧绣帘中”,略感精力不济,而且终不免提心吊胆,所以这夜决定回书房去睡,但十七姨却恋恋不舍。

“你快走了。”她央求似地说:“多陪陪我。”

李义山何忍坚拒?但住是住下来了;那份对妻子歉疚的心情,也越来越浓重了。

这天是为李义山饯行的家宴。饭开在他最喜爱的东亭;亭西是大小两个池塘,题名“芙蓉塘”,李义山诗中称之为“回塘”,塘中遍种红白荷花,七月底的天气,尚未完全凋落。西岸一片竹林;崇让坊以出大竹知名,这片竹林,尤其茂密,斜阳不透,夏日傍晚,在东亭饮酒赏荷,是最惬意不过的事。

“姊夫,”十七姨举杯说道:“祝你一路顺风,鹏程万里。”

“多谢。”李义山干了酒,看着妻子的腹部说,“家里要请你多



照应。”

“你请放心。到十四姊坐月子的时候，凡事我会跟刘二娘商量着办。”十七姨转脸问道：“十四姊，今天稳婆来看了，怎么说？”

“说产期在十月里。”

“好啊！”十七姨兴高采烈地，“那时候姊夫补官，又生贵子，真正双喜临门。”

与她相反的是李夫人的表情，淡淡一笑中，带出一丝幽怨，飘现在眉宇眼角；看一看丈夫、又看一看胞妹，没有说什么。

李义山感情纤细，见此光景，不免想到，妻子也许已知道他的秘密，只是隐忍不言而已。

这一转念间，自觉内愧；想到结褵以来，境遇拂逆；服官日少、俸钱无多，全亏得妻子善持家务，出私蓄维持日用，而从无一句怨言。

此时最使他自责的是，自泾原回洛阳以后，妻子未离崇让坊一步，而他行踪无定；暂居永乐，亦因无力接着，丢她一个人带着女儿在洛阳。七年之中，会少离多，算起来只有这半年相处的日子最长，而居然又在她怀孕时，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来，不知将来如何弥补这份罪过？

忽然天气变了，风摇万竹，繁响呜咽；半空中飘散着如雪如霰的细露；长梗上残留着的荷瓣，东摇西摆，终于禁不住西风摧撼，纷纷坠落水面。李义山悲从中来，不自觉地吟道：“浮世本来多聚散，红蕖何事亦离披？”

“爹！”七岁的小美，奔到他父亲面前问道：“要不要拿笔来？”

大家都一愣，十七姨便问：“拿笔干什么？”

“爹做诗啊！”

“小东西，”十七姨笑着将她搂在怀里，“你也懂得什么叫做诗！”

阿青倒是真的取来了纸笔；李义山心中一动，正不妨以诗明志，安慰妻子，因而持着一杯酒，起身在亭前徘徊，到得一杯酒喝完，诗也有了。

“露如微霰下前池，风过回塘万竹悲。浮世本来多聚散，红蕖何事亦离披？攸扬归梦惟灯见，溼落生涯独酒知。岂到白头长只尔？嵩阳松雪有心期。”写完又加上一个题目：“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燕作。”

安慰之意在下半首，不是他不顾家；常作归梦，惟灯可见。溼落即《庄子·逍遥篇》的瓠落：“瓠落无所容”，频年境遇不顺，不能不到处漂泊，惟有借酒浇愁。不过他不信到得白头，仍然如此。这三句，十七姨都能解释给她姊姊听，惟有结语，她不能不问李义山。

“潘尼《怀退赋》：‘由抗迹于嵩箕’，嵩山箕山，隐者之所居。”李义山又说，“由指洗耳的许由。”

“那么，嵩阳呢？”

“山南谓之阳，嵩山之南，即是嵩阳。不过我是指洛阳。”

“洛阳应该在嵩山西北，不是山南。”

“可是你也别忘了，洛阳别称‘嵩京’。”

“喔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迁就平仄，不能死看。”十七姨又问，“松雪呢？”

“李白的诗：‘倚岩望松雪，对酒鸣丝桐。’”

“嗯、嗯，这是隐士的生活。”十七姨看着他姊姊说，“姊夫心里打算好了，期待将来跟你在这一带偕隐，喝喝酒，弹弹琴；当然也要做做诗。好写意的日子噢！”

李夫人终于浮现了愉悦的笑容；但十七姨却不免自问：这种写意的日子，能容第三者分享吗？

欲书花片寄朝云

由于宰相之一的中书侍郎李回是李义山的“座主”，而且一直很欣赏他的才气，所以他的补官，非常顺利；但秘书省正字，品秩比校书郎还低，虽同为正九品，而后者为“上阶”，前者为下阶。因此，当他的朋友表示要置酒相贺时，他半自嘲、半牢骚地说：“官越做越小，何贺之有？”

话虽如此，他对前途却是乐观的，因为李德裕当政，进用人材，不遗余力，从“平泽潞”后，以太尉进封卫国公，得君甚专。同时，他待令狐绹，亦很不薄；先擢之为右司郎中，继而命他出守湖州，那是浙西有名的大郡，为的是培养他的资望，一旦召还，必当大用。有李回、令狐绹的关系，加上李德裕用人惟才，不拘资格的作风，一经保荐，或者参加“制科”，得中高第，那时青袍脱卸换红袍，亦是计日可待的事。

但不无忧虑的是，大局或将有变。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，藩镇、宦官相继为祸，在李义山八岁那年，宦官陈弘志弑宪宗，奉太子恒即位，改元长庆，是为穆宗；这是宦官擅行弑立的开端。

穆宗在位，嬉游无度，朝政荒废，以致党争大起，而宦官擅权于内，藩镇跋扈于外，到得长庆四年，穆宗因服金石药而崩；十五岁的太子继位，即是敬宗，与他父亲一样游幸无方，起居无节，而且喜怒无常，在位三年，为宦官刘志明所弑，立敬宗之弟为帝，是为文宗，改元太和。

太和九年发生“甘露之变”，领禁军的宦官仇士良，杀大臣朝士一千余人；第二年改元开成。文宗受制于宦官，开成五年正月，郁郁以

终。仇士良矫诏拥立文宗之弟颖王灏为“太弟”，继而登基，改元会昌，便是当今皇帝。

皇帝即位，首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相，信任极专。李德裕的手腕，非常高明，竟能从宦官手中，收复兵权；以致仇士良不得不告病退休。当然，他们是不肯善罢甘休的，但只要皇帝支持，李德裕自然无惧于此辈。

使李义山怀有隐忧的，便在这里；皇帝好神仙方士，宠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，就在李义山将要进京之时，皇帝听了赵归真的话，下诏大毁佛寺，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、左右两街各留寺两所，每寺留僧三十人；天下节镇，各留一寺，其余限期拆毁，财货田产，没入公家，僧尼勒令还俗。同时皇帝因为服金石药的缘故，性情躁急、喜怒不常；朝中充满了疑惧不安的气氛。李德裕几次进谏，而皇帝一意孤行；最令人感到不吉的是，皇帝经常有病痛，而赵归真认为无碍，说这是“换骨”必有的现象。

皇帝万一不讳，皇子幼冲必受宦官控制，那时李德裕、李回是否还能在朝？大成疑问。这一点，在李义山看，跟他的前程有关，所以一直密切注意着；当然，心情也不会太开朗。

此外还有件事，足以影响他的情绪，这就是，当年谗毁他的一些令狐楚的门客，如今大半在京师，而且颇得令狐绹的信任，其中一个叫孙览，由于令狐绹的提拔，在工部当屯田主事，是个很有油水的好缺，令狐绹在晋昌坊的府邸，便由他在照料。

还有一个叫张守林，明经科出身，亦是由于令狐绹的荐引，得任勅令所删定官。令狐绹性情机敏，长于言辞，而文字平平，所以章奏函牒，常由张守林代笔；他亦自命为令狐绹最重要的助手，一旦“府主”拜相，必定会携带他入阁。但李义山一来，而且住在晋昌坊，他知道他在令狐绹心目中的地位，势将一落千丈；因而不由自主地，处处流露出对李义山嫉视的态度。

不过，李义山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，令狐绹的家人，对他颇为礼



遇；尤其是田二姨。

令狐绹有三妾，田二姨居长，年已三十四五，但仍看得出来，年轻时是个绝色美人。她又不独容貌，而且多才多艺，能吟小诗，亦善音乐，调笙吹箫，般般皆能。更难得的是操持家务，井井有条；令狐绹的正室，体弱多病，所以主持中馈之责，便落在田二姨身上。令狐绹出刺湖州时，无法带她同行，就因为老母在堂，京邸少不得她之故。

田二姨对李义山另眼相看的原因，除了爱才以外，也是为令狐绹打算，她曾这样向孙览叮嘱：“请你多照应李郎；将来郎君拜相，少不得他这样一个老相公十年培植，工于制勅的人。”这话传入张守林耳中，再想起《安定城楼》那首诗的结句，暗暗咬牙，跟李义山势不两立了。

当然，李义山绝不会想到，他已在无形中树下这么一个大敌；更不会想到张守林已秘密联络孙览，在令狐绹的长子，嫡出而与田二姨不甚和睦的令狐湊面前，不断进谗。

一年将尽，李义山很想回洛阳度岁，看看他的取名为“衮师”的儿子；当然也想对画楼中人，一偿相思之苦。但新年仍须在秘书省值宿，补官未几，不便请假；兼以令狐楚的长子，随州刺史令狐绪，因公上京，未带幕僚，有些文书央求他代为料理，自是义不容辞的事，所以打消了回洛阳的念头。

令狐绪住在开化坊“老宅”——令狐楚去世后，兄弟析居；令狐绹别迁晋昌坊，这座以牡丹出名的“老宅”，便归令狐绪继承。不过李义山虽间日至开化坊，住则仍住晋昌坊。

令狐绪在京一住住到三月初，尚未回任，因为皇帝自正月十三起，即不视朝，连宰相请见亦不许。令狐绪未见皇帝述职之前，不敢擅自离京；同时，皇帝久不视朝，看样子病将不起，大局随时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，亦以留京观望为宜。

长安的三月，称为“樱筍时”，最是行乐的季节，由清明前后，随着暖风艳阳，一天比一天热闹，到得三月十五，大慈恩寺看牡丹，是个满